

爱？恨？

以上皆非

心 姬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。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。

心 娅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难道天要亡她？

她还未满十八岁哪！上天何其残酷，竟让她在绚烂璀璨的萱惹年华遭受此等非人折磨。

“福尔摩沙”不是美丽的岛屿吗？还是尼克给她的情报有误？为何她一抵达这座小岛就开始厄运连连、灾难不断？

首先是水土不服；当地的饮食卫生令她严重上吐下泻，幸好及时送医急救，才捡回一条小命。

再来是手下办事不力，逼得她抱病亲自执行任务……结果，她又“躺”在医院的病房里、医师告诉她，她得了“登革热”，而感染的媒介是白线斑蚊。

连一只蚊子都来欺负她！

是谁害她身陷这般可怕的环境里，让她第一次的任务屡遭“滑铁卢”，甚至落得“缠绵病榻”的下场？

“裴、鸿、轩！”她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立时将他碎尸万段。“我，程咏萱对著点滴瓶起誓，今生今世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你，哪怕你逃到天涯海角！”

如果不是裴鸿轩，她此刻应该置身维也纳寓所中，啜饮葡萄美酒，品当举世闻名的萨荷巧克力蛋糕，预备前往国家歌剧院，躬逢每年九月一日的歌剧首演盛况。

噢，她怎可错过“魔笛”的首演？

圣母玛丽亚，让这一切只是噩梦吧！

让她回到维也纳……回到维也纳……

* * *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奥地利·维也纳有杀机？

她全身警戒，蓄势待护，缓缓转动门把……

室内一阵轻之又轻的脚步声朝门口走来。她未及思索，飞脚踢向门板，纵身扑向闯入者；来人身手不弱，往后倒纵，及时避过她双足的连环士”踢，并乘机击出一拳，眼看著就要击中她的腹部，她连忙挥掌格挡，没料到对方三拳只是诱敌之招，拳法一变，犹如狂风骤雨般猛攻而来，其势凌厉，招招致命。

一瞬间，双方对了二十来招，她已是左支右绌，气喘吁吁。自从习武以来，她从不曾经历过这等生死搏斗，心里已经开始怯敌，然而生死存亡之际，容不得她胆怯，只有硬著头皮见招拆招，以守为攻……

“你是谁？”她避开对方右掌劈来的攻势，乘隙喝问。

对方相应不理，直朝她面门猛击过去。

昏暗中，对方的下盘露出破绽，她当机立断，提腿扫出，踢中对方胫骨——

“哎哟！萱萱，你玩真的呀？”

程咏萱闻言一惊，急忙收住攻势，窜向墙边点亮大灯。

“尼克！”她气得七窍生烟。“你干嘛偷袭我？”

尼克露齿一笑，跛著脚将歪倒在旁的沙发摆正，好整以暇地端坐其上，环顾一室狼藉。“嗯，不错不错，你的功夫没有荒废。不过，还得多加强临场应敌的经验才行。”

“你跟莱恩最差劲了，要不就对我闻不问，要不就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专门替我制造灾难。“她巡视满地惨不忍睹的家具古玩，希冀还能找到几件幸免于难的收藏品。

莱恩和尼克是她义父的徒弟，三人青梅竹马，情逾手足。自从两年前，义父将一手创立的“莲堂”传给莱恩，带著她移居奥地利，三人便极少联系。这两^三年，莱恩把全部心力投注于组织势力的拓展上；而尼克生性洒脱，不受羁绊，除非他高兴，否则你忖远也猜不准他的踪迹。会令这两个浪子回巢“探望师父与师妹”的原因只有一个——

“你这一次又被哪个仇敌追杀？”她瞪著他。

“此言差矣，咏萱师妹，我这次是专诚来探望你的。”尼克夸张地捧心，一脸受伤害的表情。

“少来了！你上回也是这么说，结果呢？几乎把全世界的特务引来。”她懊恼地拾起砸成四分五裂的宋代汝小碟。

上回，由于尼克一时轻敌，竟被敌人追踪而至，当场展开搏斗，虽然尼克武艺，三两下就摆平一于人等，却不小心砸坏一件汝青瓷碟。义父得悉，大震雷霆后，茶不思饭不想，伤心了好些日子……义父慨叹说，全世界幸存的汝青瓷器加起来绝不超

过四十件，而他个人就收藏了六件，没想到，它历经千年战乱迁徙，居然会毁在“蛮夷之邦”。

“都是你啦！看我怎么跟义父交代。”两个礼拜前，义父受邀前往中国大陆担任一项武术交流大会的评审，临巨则对她耳提面命，千万不望菱这批古物有任何闪失……义父下个月中旬就要回来了，她开始考虑几个避难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所，暂时避避风头。

“萱萱，你可别把罪过全推到我头上，是莱恩要我来试试你身手如何的。”尼克满

脸无辜，踱到餐桌拿了一块黑面包，咬了一大口，嫌恶道：“这东西真难吃，你没有派或甜甜圈吗？”说著，自顾自的打开冰箱翻找。

程咏萱从一堆破瓷碎片中抬起头，正好瞧见他手上拿著一小块她珍藏的萨荷蛋糕，显然另一大半已经装进他肚子里了，她狠狠地瞪他一眼，又埋头翻找“幸存古物”。

“你不想知道莱恩为什么要试你身手吗？”尼克存心吊她胃口。

“怎么？大师兄终于想通，同意我加入组织？”她装作满不在乎，心里可呕得很。

陡地，她的眼一亮，在茶几底下搜到两件“幸免于难”的青瓷水仙盘。仔仔细细地检视盘身，呼！完整无缺！总算没有全军覆没，义父应该不会太生气吧？

“可以这么说，不过就看你表现如何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她半信半疑，过往的不快提醒她别高兴得太早。

从十五岁正式拜在义父门下习武开始，加入“青莲堂”，成为组织的顶尖好手便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。无奈，义父总以她年龄稚弱，难胜大任为由，拒绝她入堂。就这样一年拖过一年，期间她也曾使刁撒泼、跳家绝食，用尽各种手段逼得义父心软，却屡次被可恶的莱恩破坏。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可恨的莱恩居然不顾“同门情谊”，矢志反对她入堂，甚至当众质疑她的办事能力，更将她从前一时叛逆所铸下危害组织安全运作的“惹祸事迹”全部揭露出来。

莱恩这一著，真是高招，义父听完勃然大怒，怪她不该只为与莱恩的一些私人小恩怨，让“青莲堂”陷于危险的境地，并且当场昭告所有人，以后组织任何人执行任务时皆不得让她随行，甚至对她透露内容。这道命令无疑是宣判她“死刑”，她伤心无奈之余，只有捧著一颗理想破碎的心，被义父架上飞机，来到维也纳。这两年来，她醉心于

音乐之都丰盛的艺术宴，强迫自己忘掉“青莲堂”的一切。万万没想到，莱恩竟然会主动邀请她入帮！这可奇了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改变心意？莱恩对她的能力一向嗤之以鼻，不曾有过正面评价。

“有一任务要你去执行，事成之后，莱恩会正式宣布你入堂。萱萱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咄！你可得好好把握。”尼克意犹未尽地舔著手指头。“嗯，这蛋糕真好吃，还有没有？”

“什么任务？”程咏萱双手捧著青瓷盘，按捺住心中雀跃。姑且不论莱恩的动机是好是坏，至少让她苦苦盼了三年的梦想成真了！

尼克漾著笑，看穿她故作镇定的“假仙样”。“暗杀男主角。”

“嘎？”程咏萱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问道。

尼克依旧笑容可掬的详加解释：“杀人，杀一个超级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巨星。”

程咏萱大脑停摆了百分之一秒，手一滑，两只在劫难逃的青瓷盘登时摔落地面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——

* * *

香港大平山登山电车抵达太平山顶时，夕阳仍紧紧攀住地平线不放，卯足了劲释放无限的热情。

唐仲豪戴上墨镜挡开克兄的阳光，随著一波波蜂拥而至的观光客来到缆车大楼，搭电梯直上了望台。

从海拔四百公尺的山顶望去，维多利亚港上泊著各式各样的渡轮、游艇，非常杂乱的港九景象尽呈眼底。

还不到约定时间，唐仲豪特意避开人潮，将自己隐入角落闭目养神。

半晌，一阵迟缓的脚步声朝他而来，他睁开眼，直视来人身形；那是一个年逾六旬，头发灰白，体形高大略显佝偻的老者。

唐仲豪心中大骇，脸色刷白，脑海也一片空白，失声叫道：“老爷子！”老爷子怎么会来这里！

那老者停下脚步，茫然瞪著唐仲豪，陡地，一串熟稔的爽朗笑声自老者口中逸出。

唐仲豪恍然大悟，满脸兴味地仔细打量老者，顿时笑不可抑。“怪怪，是谁把你搞成这副模样，连我都被你唬住了。”

“化妆师。”老者瞪眼道，奕奕的眼神却泄漏了他真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实的年龄。这是新戏的造型唐仲豪绕著老者转了一圈，赞叹不已。多么神奇的化妆术！鸿轩，你现在这个模样简直是老爷子的翻版，只怕跟随他左右的人也分不出真假呢！

裴鸿轩灼亮的眼神，一听到“老爷子”三个字，顿时黯淡下来。“老头还好吗？”

欢愉的空气霎时冻结，唐仲豪一改调侃语气，严肃的道：“不！很不好。”

裴鸿轩“哦！”地一声，沉默不语。

“老爷子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接班的人选又迟迟未决，目前每一堂的堂主都暗中招兵买马，储备实力，就等老爷子……”唐仲豪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“唉！内八堂现在乱成一片，人人自危。”

裴鸿轩耸耸肩。“赶紧立个接班人不就得了！”

唐仲豪深深看了裴鸿轩一眼。“老爷子一直盼望你回来。”

“是他亲自将我逐出帮门。”裴鸿轩晒然一笑，毫不在意。“而且，我也不是那块料。演演戏中的黑社会老大倒还可以。”

唐仲豪笑而不语。与裴鸿轩相交二十年，他始终想不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令他放弃唾手可得的掌门人宝座，心甘情愿被逐出帮门，他相信绝不只是“代父受过”这么简单！

“我该走了，待会儿得在山顶公园拍一场戏。”裴鸿轩迈步先行。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两人步出缆车大楼，一路来到柯士甸道。山顶公园占地宽广，四周群峰围绕，以前是香港总督的山顶官邸，如今已成为太平山的另一处观光据点。

“鸿轩。”唐仲豪唤住他。“有一项传言跟你有关，虽然还没有经过证实，但是我希望你谨记在心。”

“什么传言？”裴鸿轩随口问道，并不怎么感兴趣。

“礼堂、执堂和香长这三堂堂主，最近取得共识，连成一气，据说他们汇了一笔钜款给一个杀手集团——指名要杀你？”

裴鸿轩摇头嗤笑。“这三个堂主老糊涂了，居然把我当成心腹大患。”

“我会调派人手过来保护你。”

“不需要，我明天就不在香港了。”裴鸿轩伸了一个懒腰，活动筋骨。打从一大早化了老妆后，他就保持弯腰驼背的姿势佝偻而行，真是累惨他了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！”唐仲豪询问。

裴鸿轩纵身跳上一棵两人高的棕榈树，一旁外国游客惊呼出声，报以热烈的欢呼、口哨及掌声，赞叹这位“中国老人”的功夫了得。裴鸿轩身手矫健地飞身而下，弯身回礼，一派明星架式。

唐仲豪摇头不迭。真是个表演狂！他缓缓退出凑热闹观光游客群，沿著山道向下走。

片刻，裴鸿轩赶上他。“表演结束。”

“老顽童。”唐仲豪凝视裴鸿轩的老妆，眼中迷蒙，老爷子与裴鸿轩似乎合而为。“你为什么要离开香港？”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“拍片罗！今天赶拍最后一场戏，明天就得去台湾拍几场外景，顺便做宣传。”

唐仲豪心里瑟缩了一下，黯然道：“台湾？”

裴鸿轩了然一笑，仿佛早就预料到唐仲豪的反应似地，拍拍他的肩膀。“别担心，我会照顾自己的，你就安心保护老头吧！”

唐仲豪迟疑地唤住他。“鸿轩……”

裴鸿轩驻足回首，唐仲豪缓缓自外套夹层中取出一柄钥匙，脸上有一抹不易察觉的痛楚与珍爱。

“饭店里不安全，你就暂时住那里吧！我会派人随行保护你，在事情没有明朗之前，尽可能留在屋内别出门。”

“那她……”

唐仲豪摇头苦笑。“我请了一个管家，要她每隔一个星期就过去打扫，三年来，从来没有人到过那里。”

裴鸿轩收下钥匙。“我懂。唐，你放心，我会尽一切努力找到她。”

唐仲豪欲言又止，叹口气。“一切小心！”关怀之情不言而喻。

* * *

台湾希尔顿饭店 程咏萱自资料袋取出一叠叠的照片；数十张照片全是同一人，只是时间地点不同，姿态角度各异，其中，“剧照”就占了绝大部份。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照片里的男子拥有一对连女人也嫉妒的大眼，幸有两道浓眉镇住眸中流露的轻佻，毕竟是天性不羁，隐在骨子里的离经叛道沿著高挺的鼻梁而下，在微扬的嘴角泄了底……“大小姐？”另一个声音提醒她室内另有旁人。

“嗯。”她有些尴尬，毕竟在手下面前失神，有损形象。“查到什么？”资料袋中还有一张中文剪报，她不意手下念给她听。

“这个裴鸿轩今年二十七，两年前才进入香港演艺圈，主演第一部戏喋血江湖，就荣获当年度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。隔年，又以八黑帮教父蝉联香港影帝，并在亚太影展大放异彩，击败实力强劲、呼声最高的老牌演员，勇夺亚洲影帝头衔。被誉为黑帮兄弟代言人*周润发的接班人。而银幕下的裴鸿轩，生活亦多采多姿；醇酒美人，夜夜狂欢，被香港媒体封为女性终结者。目前，裴鸿轩正在台湾拍摄第三部电影。”

“阿强，”程咏萱努力控制脾气。“我要你们搜集他的资料，是要你们实地去调查他的生活作息，而不是随便找一些照片、剪几篇杂志的报导敷衍我。”

“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马上派人去盯梢。”阿强抓著后脑勺装傻。

她微微颌首。“立刻去办，晚上以前我要看到裴鸿轩完整的资料，包括他的拍片进度、地点、行程表，他住在哪里、开什么车，有什么特别的嗜好、习惯，最好是能查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小秘密，对一切全盘的掌握，下手时才能一举成功。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阿强唯唯诺诺，一路倒退走至门边。

“阿强。“程咏萱唤住他。

“是的，大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”阿强赶紧奔回她面前立正站好。

她忍住笑意。“告诉其他兄弟，好好完成这个任务，堂主已经承诺我，一旦你们达成这次的任务，便正式让你们成为青莲堂弟子。”

“多谢大小姐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堂主及大小姐失望的。”阿强拍著胸脯保证，手舞足蹈地离去。

程咏萱对这群宝贝蛋可不是那么有信心。重重叹了一口气，她自己也想不透为什么会有勇气答应尼克接下这个烂摊子。

虽然“青莲堂”的堂口遍 全世界，不过并没有在台湾设立堂口。这群以阿强为头头的七人团体，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，有的是孤儿，有的来自破碎家庭。

三个月前，日本分堂的护法来台出任务，不意撞上了这帮不良少年，护法空手以敌，当场令他们“五体投地”——一个个躺在地上哀嚎惨叫。

这帮人输得心服口服，皆慑于护法精湛的武功及沉稳气魄，七个人一般心思，恳求护法让他们追随左右。

而护法目睹他们面对强敌，奋不顾身的缠住敌人，争相牺牲自己以期让同伴能安全逃走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临阵脱逃。他暗暗称许他们对彼此的义气，心中早有意思网罗他们人工“莲堂”，好好地加以栽培……

不幸地，就在护法向美国总坛报备后，第二天，在中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东执行任务时，却因机密泄漏而惨遭毒手。

据尼克深入调查结果显示，至少有两方人马正处心积虑地想消灭“青莲堂”，不但对组织中的核心人物了若指掌，甚至侵入了总坛的电脑网路……顿时，帮中人心惶惶，怀疑组织内部出了奸细。迫不得已，莱恩下令取消一切执行任务，并且终止所有分堂对总坛的通讯，隔离组织人员的相互接触。

正当敏感时刻，情报部门接获一项委托暗杀，同时汇入订金——一百万美元，条件是：务必在港九以外的地区下手，最好在裴鸿轩拍片现场制造意外。还有，千万不可探查委托人的身份。

众人议论纷纷，一致认为是敌人下的饵；莱恩虽然有同感，却不甘心敌暗我明，决意接受委托，化被动为主动。

然而，敌人对青莲堂的底细一清二楚，组织人人自危，没有人值得信任——于是，小师妹程咏萱雀屏中选，师兄妹三人联手，兵分三路——由程咏萱执行暗杀任务，尼克负责追查幕后主脑，而莱恩则坐镇总坛，运筹帷幄。

攸关“青莲堂”存亡，程咏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。只是……她实在很泄气，为什么暗杀的对象不是恶贯满盈的军事野心家、政治家，而是一个电影明星？真是一点也不光彩！

她心中一阵懊恼，眼光不自觉又望向那一堆照片。

不知怎地，她对裴鸿轩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……一阵眩惑，照片中的他正对她展开笑容，深邃的眼眸泛著柔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情，性感的双唇低喃著她的名。“萱萱……”

哦喔！程咏萱，停止你胡思乱想的脑袋瓜！你的任务是杀了他，而不是迷上他。虽然，他长相是帅了一点，而且浑身散发出一股狂野致命的傲气，教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——不过，他还是得死！

她心浮气躁地把照片塞进资料袋里，奋力将裴鸿轩逐出脑海。正想下楼到外面好好地游览一番，刚步出大门，就被门外一股热浪逼回饭店。

才离开维也纳三天，她就开始怀念那儿的一切：古老优美的建筑、整齐平坦的街道、凉爽的气候，以及清新干净的空气——她现在终于了解，商人们为什么会把阿尔卑斯山的空气装罐出售了。

她决定趁早把事情解决，尽快离开这里。顺利的话，还来得及赶上一年一度的歌剧首演呢？

* * *

裴鸿轩特意停下来点燃一根烟，等待身后两个小混混跟上他，才又继续前进。

这两人和昨天跟踪他的另一群人显然是同一路的。倒不是他观察敏锐，而是这帮人左手腕上纹著相同图形的刺青。如此拙劣的跟踪，让他这个被跟踪者也觉得面上无光。

难道是对方故疑阵？先派一些小喽罗来松懈他的戒心，再伺机而动？此举不啻是打草惊蛇，绝非老头身边那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伙人的行径，莫非还有另一帮人马也在打他的主意？

他加快脚步，陡然弯入一条巷弄，将自己隐进暗处。

“喂！强哥，杰老大不见了！”石头最崇拜的偶像就是裴鸿轩在黑帮教父里饰演的帮派老大周遂杰，一知道要跟踪心目中的偶像，他兴奋得像是吸了安非他命似地。若不是阿强死拖住他，保持大小姐教导的“安全跟踪距离”，只怕他早已冲到裴鸿轩面前大叫：杰老大，请签名！

阿强奔向裴鸿轩消失的地方，发现是一条防火巷，来不及细想，身子已窜入巷内。

“强哥，等等我。”石头气喘吁吁地赶上来。

“快点，把人跟丢了，看回去怎么跟大小姐交代。”阿强边跑边转头对石头吼道。

巷口外冲进一个身影挡在阿强面前，阿强惊呼，眼看著就要迎面撞上……

“闪开！”阿强大叫示警，不过窄小的防火巷只有一人的宽度，叫对方如何闪？阿强紧闭双眼，不忍心看对方被他大块头身体压扁的惨状……

但是，预期的惨状并没有发生。这一切的事情护生得如此迅疾，是以当阿强回过神时，已仰跌在地，四脚朝天！他胸口一阵剧痛，呆茫地望向文风不动、仿若山岳的挺拔身形——

裴鸿轩！

他居然被裴鸿轩的一根手指头扳倒了！

“杰老大……”目睹一切的石头吓得魂不附体，可是崇拜偶像的热情立时战胜恐惧。“杰老大，你好厉害喔！”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

真不愧是统领黑社会的教父。”

裴鸿轩哑然失笑，是他杞人忧天吗？这两个小子真的是他的影迷？

“告诉你们的同伴，别再跟踪我，否则后果由你们自行负责。”裴鸿轩说完便待转身。

冷不防——

“杰老大！”石头不顾一切地追上他，伸手入怀一探

——
“请签名，杰老大。”石头堆满笑容，从怀里取出大叠裴鸿轩的剧照。

* * *

程咏萱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哭。

她的手下竟有人崇拜裴鸿轩，将他视为英雄、黑帮教父！

“石头，你反应不错，处理得很好。”她先做正面肯定。

“没……没有啦！”石头第一次被人夸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程咏萱冷哼一声，猛地柳眉倒竖，目光森然地怒瞪阿强、石头两人，瞧得两人心惊胆战，面面相觑。

“阿强，你是这帮人的头头，做事竟然这么卤莽？我派你去调查裴鸿轩的一切，并不是要你带著一票弟兄跟他玩捉迷藏。”

爱？恨？以上皆非